

邱晨教授赴德求學經驗談—訪談 Q&A



邱晨 教授

現職：

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學經歷：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學士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德國敏斯特大學法學博士

Q1、當初怎麼會有到德國求學的念頭呢？

當初是對公法有興趣。我們那個時候的公法老師，師資應該算是最齊全的時候，像是一剛開始的盛子龍老師，老師本身是以德國的學說為主，然後還有像是江嘉琪老師、傅玲靜老師等。其他的學科的老師大部分也都是留德的。就會覺得台灣的法體系是依照德國的，那如果說對於公法的研究領域有興趣的話，是不是應該去德國留學。那時就有這樣子的想法，可是有這樣子的想法並還是覺得不是那麼的確定，會想說，這樣感覺去德國是不是就要走學術界。所以還是會去分析一下自己想走實務還是走學術。

之後確定要去德國是因為開始學德文。開始學德文之後，就會發現除了法律之外，他們還有很多有名的學者，像是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等。那這個時候就會很想去知道，為什麼在那個國家可以有這麼多思考能力很強的人。而漸漸地學了德文之後，就會去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社會、歷史、建築物。也會覺得，人生如果有一段時間是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然後語言差異也很大，然後又沒有什麼 china town 的地方，去一趟這樣的旅程，應該也還不錯。

而且也可以去想試試你的極限有多大。因為其實在國內，你的語言是大家都可以溝通的，而且有很多人是可以去幫助你的。如果在國外，你的語言是沒辦法去溝通的，而且當你身處在一個非常陌生的環境的時候，那你要怎樣去應對。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人生中有一段是這樣的期間，我會覺得我

是蠻想去體驗的。就是除了法律之外，焦點會轉向整個國外生活的體驗。

Q2、該如何申請德國的法學院呢？

看你要去念什麼，要念碩士還是博士。因為在德國有些學校可以讓你在碩士畢業之後，直接攻讀博士。但有些學校不管你在台灣是不是念到碩士，你都必須得在德國念一個碩士。也就是說，你在德國畢業需要念一個碩士學程，然後你才可以繼續念博士。

當然你是大學畢業就要去德國念書的話，就是從碩士開始念。那如果你已經是碩士畢業才要去德國念書，那你就去看哪間學校可以直接從博士開始念，要去針對可以直接念博士的學校去申請。因為，不是每間學校都可以讓你從博士開始念。

我個人會比較建議在台灣念完研究所之後再去德國念書，因為透過研究所的教導，你才會比較知道自己對哪個科目是有興趣的。那也因為透過研究所的訓練，你會知道台灣的問題在哪裡。我覺得，在國外念書，很重要的部分是你要回饋台灣。也就是說你必須要知道德國的學說，如何能夠適用在台灣身上來填補台灣的缺口。而不是你只會一套德國的東西，然後你不知道台灣的問題該怎麼被解決。所以我比較建議在台灣念完研究所之後再去德國念書會比較好。

Q3、留學前需要做什麼準備呢？

如果是申請碩士班，首先就是必須要獲得學校的入學許可。一般來說，你要申請這個入學許可的話，看你想申請怎樣的學校，這個就要去問一下學長姐，針對你有興趣的科目要去念什麼學校比較好。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去念慕尼黑、海德堡，因為通常就是會透過學長姐的介紹一個帶著一個去。

入學許可基本上會要求你要德語能力的證明。這個德語能力的證明，通常會依你要念的學科來決定你的語言能力要到哪裡。像是法學院的話，基本上會要求要高級的德語能力。如果你要去念法學院，基本上會要求你要到第5級，德語能力從低到高分為1到6級，第4級一般來說是針對藝術學類的，而第6級基本上都會是針對醫科。德文考試的話，我們幾乎都會選擇在德國考，因為台灣可能沒有那麼好的德文環境。所以我們通常會選擇去德國念語言學校，念語言學校之後就直接考德語能力檢定。那在你拿到入學許可之後，他可能會要求你拿出語言能力證明。如果你還沒有語言能力證明的話，他可能就會問你要不要報名這個大學所開設的語言班，所以你會先進入這個大學的語言班。考過語言班的考試之後你才能繼續去念碩士班。

那如果你要念博士的話，要先去找指導教授。如果教授願意收你當他的學生，他會給你一份承諾函。可是有了這個承諾函並不代表你就拿到入學許可，在大部分學校的情況，你還是得考過這個語言考試，這個承諾函只是讓你的簽證可以過。

語言班的情況就是，看你在台灣學到哪一級，然後再過去接。像我在台灣學到第3級，我去就可以直接接第4級的語言班。第4級是兩個月的時間，第5級也是兩個月的時間。上完第4級之後，第5級的班就可以讓你轉到考試準備班，有點類似考前衝刺班的概念。像在德國的語言學校，你沒有上到第5級的班，他不會讓你去參加語言考試。可是，也不是說第1級第2級這樣念下去，你就會順順的上到第5級。他在第1級也是會有考試，你考過了才讓你去上第2級，這樣一級一級的考試。第5級的考試非常難，像我自己當初在考的時候，就是低空飛過才到第5級的班。德文真的是蠻難的語言，需要花一些時間去學習。所以是能夠有機會去學就要去學。

所以，語言學校的選擇很重要。像我的母校的語言班就是免費的，所以會很競爭，在申請之前自己可能就要具備一些基礎的語文能力。

Q4、增進德文語文能力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就是把德文變成生活當中很慣用的語言。最一開始像我的手機、電腦都是德文版的。把德文變成日常生活常常接觸的一種語言，也就是生活化。

再來就是聽廣播，我去德國之前常常聽廣播，當然一開始那些廣播內容你不見得聽得懂，但就是讓自己習慣去聽。像我剛到德國的時候，每天早上我就會打開電視，把那些聲音放出來聽，過了一兩個月，我就大致聽懂那些新聞的內容。那像現在手機 APP 的廣播也很方便，還有音樂。就一直聽一直聽，聽久了大概就可以知道歌詞的內容在講什麼，讓自己德語化。我到現在還是會聽德國的音樂。再來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我也會念德文聖經。我記得我在出國前，我就去買很簡單的德國小說在看，就是塑造一個德文的環境給自己。因為你不可能只念法律的東西，你還會去念很多其他東西。所以我會透過自己的興趣，像是音樂或聖經，還有我會關注一些運動。就是找一些自己的樂趣，因為德文實在是很難。

那我自己到德國之後，我有找一個漢語系的學生來語言交換。他要學中文，然後我學德文。為什麼我會覺得要找一個語言交換，因為當我們進入大學之後，我們都是一個人。一個人上課也一個人生活。德國人的民族性，就是你沒有開口請求我幫忙，我就不會去幫忙。因為我如果去幫忙了可能就是一種侵犯。不像我們，可能會覺得理所當然的因為你是外國人，我就會去幫助你。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這也是我在德國學到最重要的事情。

我那個時候就是，一個人上課然後下課，再去買菜然後就回家，都是一個人。有可能你一天講不到一句話，或根本只跟市場的攤販說話。這跟在語言學校有一個很大的落差，在語言學校因為大家都是外國人，所以大家感情都很好。我在科隆念語言學校，我們以前下課之後，大家常常就會一起散步去科隆大教堂或一起去市集，我們的感情很好。但語言學校結束之後，大家各奔東西，就開始一個人的生活。我就想說這樣下去不行，所以我就去漢語系的網站貼公告，找了一個漢語系的女孩來做語言交換。

Q5、留學前有讓您感到不安的事情嗎?

我研究所一畢業就開始當律師，然後又考了博士班，所以我是一邊念博士班一邊當律師。那個時候，我是跟我的父母親說我申請到獎學金再去德國，如果沒申請到就不去了。那個時候事務所的老闆是說，你現在申請到的獎學金可能一兩百萬，那你回來之後就可以順利的獲得教職嗎。而且可能我在國外念書的時候，跟我同一期的同事就已經自己出來開事務所了，所以我自己常會想出國這件事情，是值得我去做的。當時我其實有個升遷的機會，又是在高雄，因為我是高雄人，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想回高雄的。當時內心其實也在拉扯，我到底要不要接受這個工作，因為我要出國的話就是不可能的。

當時是我哥哥影響我，他那個時候給我一個很大的幫助。他說：「你當然要去啊，你人生只有這麼一個機會可以去體驗國外的生活，這個人生的體驗是你用錢買不到的。我勸你還是去吧！」所以就辭掉工作，直接去了。當時都已經 20 多歲，跟那些 18、19 歲的小朋友一起上語言學校。一切都回歸到零，你在那個地方不是一個律師、也不是台大的博士生，你什麼都不是，就只是一個單純的學生，你有沒有辦法適應、調適。在台灣你是一個律師，你有很好的口條可以辯論，可是在那邊就是重頭開始，我真的有辦法去適應嗎。

Q6、在您求學期間，曾經歷過挫折嗎?

課業上是在去之前就會知道會很辛苦。那生活上的挫折就是，你沒有辦法融入這個國家生活。在

去之前，你會去想像得非常美好，會有一個美夢。你會覺得你很快的就能融入這個國家，你會交到非常多的朋友。當然你去這個國家當然會要了解這個國家，但是我沒想到他們這麼難以親近，這麼地把你當成一個外國人。我自己覺得我和我的博士班同學，其實是很有距離的。有可能前一天晚上你們參加聚餐他跟你聊很多事情，但隔一天看到你卻又好像陌生人一樣。我自己會覺得，我到德國就沒有必要找台灣的同學圈或亞洲的同學圈，可是事實上你還是必須得回到台灣的同學圈或亞洲的同學圈，因為有時候你還是需要幫助。

所以，我覺得比較大的挫折就是，德國人真得好難交朋友，有時候他們其實蠻冷淡的。但我蠻幸運的，我的教授真的是一個具有憐憫心的人。他人很好，很關心我們，他甚至會要求其他博士班的同學要照顧我們。他還會邀請我們去他家，邀請我們去參加研究中心的旅遊。老實說，他也影響我蠻深的，他讓我覺得我也要當個有憐憫心的老師。我指的是，德國人其實不太關注你內心的變化，因為他們覺得你需要幫助的時候會講，他們是比較壓抑的個性。所以我會覺得，我的老師很不像德國人，他會認為你可能會需要怎樣的幫助，雖然我們去念博士班的時候都已經是個大人了，但他還是會關心你。

Q7、面對挫折，您又是怎麼克服的呢？

我覺得就是你一定要有樂觀正面的心態，凡事你都要往好的方面想，不管人家對你的態度是怎樣。像我們有一次在公車上，德國的小朋友就朝我們丟紙屑，那我們當然會想說怎麼會這樣子，結果我們就丟回去，你就去當做他是想跟你玩。又像我們有一次在火車上講中文，就有個德國阿伯走過去講說：「在德國就應該要講德文。」那你就會覺得，其實也沒有錯啦，到人家的地方就是要講人家的語言，可是人家沒有惡意。我其實在德國沒有特別感受到歧視的感覺，當然你說人家丟紙屑是不是歧視，或許吧，但我不會想得太糟。我都會覺得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在，任何事情都是會讓我得益處的。寧願這些不好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生是讓我得益處的，總比那些美好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但對我人生沒有益處要好。所以說，要正面思考，你要一直期待美好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這是最重要的！

Q8、德國法學院與台灣法學院的求學氣氛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德國的學生思考能力比較強，他們不會全部接受老師給予的東西，他們有思考力。然後，你會發現到，一個學生的穿著就可以看出他是法學院還是文學院。法學院學生的穿著會有一件毛衣，裡面會有一件襯衫，然後他們會穿 Timberland 的帆船鞋。法律和經濟這兩個科系的學生，會讓其他人覺得他們是比較驕傲、比較難以親近的。但我覺得是因為法學院的學生是把自己看成很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知道自己未來會成為某個很重要的人，所以他們會很自律。他們從穿著上，就會讓其他人感覺因為他們念法律所以是很端正的。但是，台灣法律系的學生，你問他為什麼要來念法律系，他們不知道。他們不會積極地把自己想成是一個具有社會責任的法律系學生。現在的台灣學生，當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定位、不知道自己的使命的時候，人生是一團亂的。人沒有夢想，不知道自己要什麼的時候，當然不會知道自己的優先順序，所以是一團亂的。但德國的法律系學生對於自己的使命感、自覺的程度是比台灣的學生還要好的。當你知道自己的定位的時候，你就會對於自己的課業是很在意的，你就不會在上課的時候滑手機什麼的，你會很認真的去聽上課的內容，因為你知道每一分每一秒對你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但他們的生活也不是就只有念書，他們也會去酒吧也會去參加舞會，只是他們知道上課的時候跟玩樂的時候要分開，因為他們馬上面對的就是第一次的國家考試，德國的法律系學生畢業門檻就是第一次的國家考試。

不是說你念法律系就只能這樣，而是說你要知道你的專業很重要，你未來所要面對的就是一關又

一關的考試，所以在大一的時候就要先決定好未來要做什麼。但是我覺得，除了法律之外，你也要找一個你的興趣來調劑。像是音樂、運動我都覺得很重要。

Q9、因為赴德留學的經驗使您的想法或價值觀有什麼改變嗎？

我想，應該就是我覺得沒有什麼東西是理所當然的，一切都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再來的就是，因為在國外，你可以接觸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區的人。當然很多時候你會覺得他們的想法很不一樣，那我覺得這種時候你就把自己的心放寬，去接納別人不同的文化、去接納別人的不一樣，你的心不要有界限，去接納別人其實是很重要的。

Q10、擔任教職是您畢業後的第一志向嗎？

其實我念博士並不是因為我想當老師，而是我覺得我的人生應該要有個博士學位。我覺得我的人生希望是在最快的時間內，可以拿到博士學位。那你說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要做什麼，基本上教職只是其中一個考量，當然有想過要在德國工作或是回台灣當律師或甚至是去我最愛的網球的品管當他們的法務，會有免費的網球拍，搞不好還可以有參加四大滿貫比賽，有近距離接觸網球運動明星的機會。也就是說，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可不可以讓法律結合我自己的興趣。

可是到最後我覺得是，自己是不是存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自己是不是存在是可以透過教學去證明的，你的思想能不能夠一直被延續下去，就代表著你是不是存在。我們的人生可能就這短短的七、八十年，那在這七、八十年間，你要如何去證明你存在過某一個時空甚至於你可以跨越到另外一個時空，我覺得就是知識，就是你的思考是不是能夠可以被傳承。像在德國，有一些法學者，他可能是很早期的法學者，活得也沒有很久，但是為什麼大家一直在講他。那就是因為他可能寫了一本很好的書，然後到現在大家都還是會在用。所以我會覺得，我要怎麼樣證明自己的存在，我必須要透過著作或是透過經驗傳承的方式，讓我的學生去傳承我的想法。我的意思是不一定是稅法、不一定是法律，而是說透過很多方法都可以把我的想法不斷地去保留下去。所以我就覺得，教職其實是一個可以保留你的想法、知識的傳承再來就是證明你存在某一個空間的最好的證明。這個就是我想擔任教職最大的動力。

Q11、對於未來有興趣出國留學的同學們，您是否有些鼓勵的話或是建議呢？

我覺得真的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是會對這個世界帶來正面影響的時候，你要相信宇宙任何力量都會去幫助你完成。一定要保持著正面樂觀的心態，為了自己的夢想一定要去努力，就算是環境看起來覺得很艱難，也要努力地想盡辦法去達成，你要相信整個宇宙都會幫助你。所以就是，努力想要去達成自己的夢想，然後不要給自己有什麼設限，放寬心去接納不同的意見或不同的想法，我想這對於人生會是很有盼望的！

(訪談日期 2018.07.19)